



即位立納入撰位讓國無君

春秋經傳類本 卷七

服部文庫
117
202
10



春秋經傳類求卷之十



常熟孫從添石芝

纂輯

長洲過臨汾東岡

歙縣吳禧祖惺夫校定

即位立納入

書法

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體

元居正告朔朝正其義皆通隱元年經杜註林註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

孰謂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王正月者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履施教所制月也曷為先言王而後

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隱元年公爭傳并註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隱元年公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

羊傳隱元年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七即位立納入

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隱元年書立明非人所欲立昭二十三年立者

不宜立者也昭二十三年王子而名之者賤也昭二十三年不直名而言王子者以別之昭二十三年

書即位攝也隱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隱元年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

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僖元年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僖元年內無所承上不

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僖元年不書即位亂故也僖元年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

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僖元年書曰人立眾也僖元年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

何眾立之之辭也眾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僖元年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

名惡也隱四年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絕其公子所以

明專有其國之非隱四年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桓十五年其曰入何也其歸之

道非所以歸也僖元年入云者難詞也桓十五年以國逆為

文莊六年何以名絕犯命也莊六年其言入何寡辭也莊六年公羊傳

國人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莊六年不言伐納不逆天王之命也諸侯

得納王之所絕也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莊六年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

逆詞也莊六年書名書入以著其惡莊六年國逆而立之曰入昭元年以國民正也與

討有罪也昭元年不稱公子自謂先君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

國史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元年繼弒君言即位如其意也莊元年繼故

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桓元年繼故

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推其無恩則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

無恩於先君也桓元年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桓元年以國

氏當國也莊九年入惡之也莊九年納者何入辭也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莊九年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莊九年不書子者明不當立也莊九年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

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莊九年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襄二十五年君子

耻其所為故就為臣以諉君惡之襄二十五年其義猶未絕故止書其爵而不名襄二十五年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即位 立 納

二

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桓十五年經杜註末言爾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意獨書入若

日既入則其國已復矣桓十五年經杜註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

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襄二十五年經胡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其以當國

之辭言之何為讓也哀六年公羊傳篡國故不言公子也哀六年公羊傳不稱公子誅不子也六

傳年胡前言弑後言入不與弑之辭也前言入後言弑與弑之辭也昭元年經林註父得有子而

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哀二年公羊傳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哀

年穀傳世子不言納胡傳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拒之也胡傳書名未即位昭二

年經未踰年稱王以為宜立也昭二十二年經林註苟宜立也未得國成之為子未得京師成之

為王昭二十二年經林註入於王城言始得京師也昭二十二年經林註不言西周者正無二京師也昭二

年公羊傳立納入皆為篡辭昭二十二年經林註以者不以者也昭二十二年經梁傳既當立矣曰王猛者

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禮之變也昭二十二年經胡傳再書以王以著上下舛逆為後

世之深戒也昭二十二年經胡傳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昭二十六年經林註于成周猶未

得王都也昭二十六年經林註上有天王之文下雖言入不嫌為篡昭二十六年公羊傳周有入無出昭

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昭二十六年經胡傳貶稱人文十四年經杜註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

置君也文十四年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文十四年公羊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文十四年公羊傳

未伐而曰弗克弗克其義也文十四年公羊傳其曰人微之也文十四年公羊傳何以稱人聞義能徙

故為之諱文十四年公羊傳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文十四年公羊傳公之始年而不書正

月公即位在六月故定元年經註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元年公羊傳不言正月非正始也定元年

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定元年公羊傳不書正月見國無君公無正定元年公羊傳即位失其時故詳而

日之定元年經註即位不日何以日錄乎內詳錄內事善得也定元年公羊傳即位君之大事也

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元年公羊傳其日何也著之欲有所見也也踰年即位厲也

危故也定元年公羊傳無正見無以正也定元年公羊傳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定元年公羊傳詳書

於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未鑒耳定元年公羊傳不行即位之禮不稱即位莊元年左傳君

弑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也諸侯於其不

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 閔元年左傳并杜註去即位以見讓文元年穀書即位示安忍穀梁傳

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文元年胡傳為弑君者

所立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宣元年胡傳不言歸與師見納故僖二十

杜不言遂明一事也僖二十五年經杜註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 納云

者不與納也夷狄仗義正諸夏其責中國深矣僖二十五年胡傳不言未得國都昭十二年經杜註不

名何也不以掣也昭十二年穀梁傳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莊九年公羊傳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

欲富貴不當坐昭十三年公羊傳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昭十三年公羊傳直而不顯諱而

不盈桓元年公羊傳不言出入者諱也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美未見乎天下故為

之諱本惡僖十年公羊傳不正而成之惡也隱元年穀梁傳元年有王所以治也桓元年穀梁傳以不正入虛

國謂無公羊傳故稱嫌傳例曰以國焉爾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知不正者以稱公

孫故也襄二十六年穀梁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

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桓元年胡傳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罪也桓二年胡傳

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桓十年胡傳國君逾年改元必書而

位之事而闕焉是削之也隱元年胡傳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

隱二年胡傳春秋首細隱公以明大法隱元年胡傳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莊六年胡傳前書公與

人如齊後書夫人孫子齊而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桓十八年胡傳入以名書猶繫於爵雖

寡而實君雖君而實寡不沒其實也莊二十一年胡傳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

立昭二十三年胡傳不當立故特稱立昭二十三年胡傳弑君而書即位宣八年胡傳入以爵稱此見春秋

俟人改過之深襄二十六年胡傳

事類

經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杜註王猛書名未即位林註猛未踰年

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猛未得二十三年尹氏尹文公周

京師成之為王猛又林註入於王城言始得京師也立周世卿也

春秋經傳句解

卷之二十一

昭二十二年

秋

劉子單子

以王猛入於王城

王子朝林註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林註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

名之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惟卒名之非卒而

賤也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林註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

景王王與賓孟即起說之賓孟欲立之十二年左傳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有寵於

之庶子伯劉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子朝有欲

以為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從

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盆子故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于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

以作亂帥郊要餞周地之甲以逐劉子伯壬戌劉子奔揚周單子逆悼王子于莊

官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官不欲使單子得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

與召莊公召伯與子謀遂奉王王子還以追單子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周羣王

子追之靈王子黨子朝單子殺還姑發弱禮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其黨

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

于皇出次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子守于王城距子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

欒帥九州之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及焦瑕温原晉四之師以納王于王城丁巳

月經書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己丑敬王王子猛母即位館于子旅周

夫氏閏月晉箕遺繼徵右行詭三子晉濟師濟伊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子朝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二十三年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

者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白京入尹癸未尹圍誘劉佗劉盆族殺之己丑召伯與

公南宮極二子周卿以成周人成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甲午

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秋七月戊申鄆羅周大夫鄆勝之子二十二年

子朝納諸莊宮尹辛尹氏敗劉師敗敬王于唐周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

地丙寅攻蒯敬王蒯潰於是敬王居狄二十四年春王正月戊午王子朝入于鄆緜

西南有鄔聚。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瑕杏敬王邑皆潰。二十五年夏會于黃

言子朝稍強。父謀王室也。謀定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劉人劉金之屬王城

子朝之師于尸氏。尸氏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施谷周地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

王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褚氏周地丁丑王次于

崔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崔谷胥靡滑皆周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夫守闕塞。洛陽西南伊關口也守之備子朝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卒丑在郊。子朝遂次于尸

十一月辛酉晉師。知躒趙鞅之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

朝及名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

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癸酉王入于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宮晉大夫戊

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在王城定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六年周儋

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周地辟儋翩

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周邑以叛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

尹氏。尹氏復黨僭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守姑猶大夫天

朝于莊宮。莊王廟也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辛卯單子伐簡城

劉子伐孟。亦討儋翩之黨以定王室公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

西周也。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其言入何篡辭也。春秋之義立納

此謂入為篡辭矣。二十六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王猛自號王城為西周其言

入何不嫌也。据入者篡辭上有天王之文下雖穀梁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猛非正也又曰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

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朝不直

王子者若但言尹氏立朝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始即位非

還復據宗廟是內故可言入若即位則王者無外不言出。其所今得

左右之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

大不以乎小劉蚩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勾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爭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又曰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朝

氏曰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其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自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二十五年胡氏曰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名伯負南宮萬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矣此義矣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氏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註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

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公羊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何如其意也據莊公不書即位此書即位者桓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殺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

也謹始也桓弒弒見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

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也謂弒也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

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

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此明統例耳與弒尚然桓元况親弒者文元年殺梁傳註桓書即位示安忍

年胡氏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

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

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

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

當以春秋編年為正又曰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

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

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

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

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

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

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

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

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

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狗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

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

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

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

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又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慙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

未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二年胡氏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

桓公之罪也十年春王正月胡氏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

也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

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隱二年胡氏曰凡闕文有斷

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如桓不書王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宣八年胡氏曰無貶

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註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穀梁

曰繼正即位正也註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繼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

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

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

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

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

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

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

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大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

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

王之事祗見大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

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

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

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文十八年左傳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

叔仲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惠而請之齊侯新立五月弑懿公立公子元而欲親

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大及視其母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惡視之母歸于齊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如其意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文十

八年胡氏曰夫人姜氏歸于齊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宣元年胡氏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衰

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宣八年胡氏曰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又曰敬嬴入嬖私事襄

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又曰無貶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宣十八年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聖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位胡氏曰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歸姓女敬歸襄公

之二子野秋九月癸巳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禚昭公名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

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喪服也昭公所衣之衰輒衰衽裳下如故衰衰可見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昭公立時已十九歲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定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

書正月公即位昭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左傳夏叔孫成子叔孫姑逆公之喪于乾侯昭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子家子子家不見叔孫易幾

哭會而哭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使告之曰公行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于名若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使不敢叔孫成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公羊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

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

立 綱 入

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定哀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訓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慎之至也又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於戊辰之

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

訖可以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於國也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

正其臣矣內詳錄內事善得五日變禮也也穀梁曰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又

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

言即位是有故公謂昭公在外故也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須棺

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

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

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

須殯而後言即位也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欲有所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

於厲之中又有義焉謂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召猶不敢不致背殯而往也况

臨諸臣乎胡氏曰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

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

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

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

焉爾又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

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

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室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

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環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

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

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

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鄭別都也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左傳桓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鄭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自祭封人為卿升為鄭卿為公娶鄧曼曼鄭姓生昭公忽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姑姓宋大夫也女曰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宋為雍氏欲立其所出故誘祭仲至宋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十五年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雍糾之妻

祭仲既出奔故昭公得入國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十七年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御昭公時為世子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高渠彌懼昭公惡而殺之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亶昭公弟十八年秋齊侯襄公帥于首止衛地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子亶會之將莒邑

故會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昭公弟于儀也干陳而立

之先出在陳故祭仲逆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鄭地獲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

今見殺不稱君無益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及其二子而納厲公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過于垂胡氏曰蘇轍曰鄭伯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衍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莊二十一年胡氏曰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襄二十五年胡氏曰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

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註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順

國逆之文本無位昭二十二年經林註春秋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僖公之同母

也也僖公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衣服禮數品秩一

公絀之襄公既立而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絕叔牙小白曰君使民

慢言襄公之使民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僖公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皆子奉公

子糾小白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夏公伐齊

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先入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

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齊小

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僖十年公羊曰齊小白入于齊則

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穀梁曰公伐

齊納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公及齊大夫盟于莒盟納而後伐惡內也齊小白入于

齊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

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也

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穀梁曰其不正前見矣前見謂莊九年齊小白以不正入虛

國謂齊故稱嫌焉爾傳例曰以國莊九年胡氏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

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

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

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

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

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哀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杜註為陳乞所逆故書入林註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

陽生五年左傳齊燕姬景公生子不成未冠而死諸子庶公鬻如景之之子荼安孺

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

於憂虞則有疾亦姑謀樂言諸大夫當國家閒暇而無憂虞則恐疾亦不得為樂亦且謀為歡樂之事何憂於無君景公

公卒冬十月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皆景公子在萊者來奔六年齊

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驟乘焉夏五月戊辰陳乞鮑牧

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即高張聞之與惠子即國夏乘如公戰于莊六軌高國

也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晏圍晏嬰之子圍弦施來奔陳傷

子即陳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即齊公子鉏前年與陽生同奔居魯南郭謂之南郭且于曰嘗獻

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馬不良不得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與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

出萊門魯郭也而告之故闕止陽生家臣子我也知之先待諸外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

與王陽生子簡公也處戒之戒使無洩言遂行逮夜至於齊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言陳

氏得僖子使子士之母僖子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

丁郊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主車鮑點鮑牧之官鮑點臣也曰此誰之命也言立陽

謂之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見其醉故誣之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

茶中而折其齒乎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頃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

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或廢或立勿以其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言生亦君之子

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也以安孺子安號如賴齊公使朱毛齊大夫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人之置君與置器不同不可以二國但一君不可以兩器不置器有副貳更迭為用

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

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

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

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人語也齊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陳乞之子

母重難言其妻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桓六年傳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彼以州公過魯而無禮謂之

化我今此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

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也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

雷中央曰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驚駭而駭開之則闔馬出門貌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

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遠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徃弑舍穀梁曰陽生

正荼不正荼雖不正已受命受命於景公而立也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

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謂去公子何也取國於荼也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也胡氏曰陽生

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謂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

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

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

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啟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

由生也昭二十二年胡氏曰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

陽生入而得繫於齊此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左傳春衛州吁弑桓

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州吁好亂故未能和其人民九月衛人使右宰官名醜涖殺州吁于濮衛

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公子晉也即位公子晉先出在邢衛人迎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公羊曰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其稱人何眾

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眾之所欲立也眾雖欲

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曰衛人者眾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惡謂不正正謂嫡長也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亦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倖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胡氏曰人眾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

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莊六年夏六月

衛侯朔入于衛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失眾心以國逆告也桓十二年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十

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於齊而

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死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

與公子朔構急子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地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也不可

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二公子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也故怨惠公以殺其所託公子之故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衛之羣公子惠公奔齊莊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諸侯拔王師而納惠公也放宥之以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衛大夫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

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終始也而後立衷節適也焉

蓋度終始而後立中為之節適不知其本之可知本之不枝弗強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

所能強成詩大云本枝百世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

其言入何纂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纂辭書入國穀梁曰其不言伐衛納朔

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

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胡氏曰朔陷其兄使至

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

之力抗王命以入國又曰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

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

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

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回逆之例襄十四年左傳衛獻公行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

欲共日旰晏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從公於圃不釋皮冠田獵之而與之言既不釋冠又不

與二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衛羣公子與孫子盟于邱宮近戚地疑孫子故盟之孫子皆殺之

四月己未子展獻公弟奔齊公如鄆衛地使子行羣公子於孫子使往請和也孫子又殺之公出

奔齊齊人以邾齊所滅邾國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經林註於此是衛

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悼公問衛

故問衛逐君當討否於中行獻子荀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代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二十五年晉侯平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平

公懲其失國故使將使衛與之夷儀將使衛殤公剽剽夷儀以與衛獻公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

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即母弟縛為復使為已求反國子鮮不獲命於敬妣

受敬妣強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但欲守其祭祀而已二月庚寅甯

喜右宰穀衛大夫伐孫氏辛卯殺子叔衛侯剽及太子角甲午衛侯入二十七年經註甯喜弒剽立衛書

日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哀六年經林註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

剽則喜為衛侯弒也襄二十五年胡氏曰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

名者衛侯蒞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縛以出或

揮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

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此類是也二十六年胡氏曰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又曰於

行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霍光以大

義齊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耶花祭桓彛之徒殺身不顧

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襄二十五年公羊曰衛侯入于陳儀陳儀者何

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衛侯為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為剽臣然後侯間向便使甯喜弒

之君子耻其所為故就為臣以諉君惡之二十六年公羊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凡篡立皆緣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

衛人未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二十六年穀梁

曰此不正知剽不正者以元年稱公孫故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為君則子宜君之矣○哀二年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

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左傳定十四年衛侯

靈為夫人南子宋女也召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也邑名于齊過宋

野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猪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盍歸吾艾也老壯承也

朝朝天子羞之謂戲陽速家臣曰從我而朝少君即夫人南子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

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太子色變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哀二年左傳初衛侯遊于郊于南靈公子僕

御公曰余無子蒯聵奔無太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郟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在下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

若私命事必負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郟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郟異於他子言用不從適為辱

且君沒於吾手靈公沒時我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纁始發喪八人衰經偽

目衛逆者欲為衛人逆告于門戚之邑門哭而入舉哀而後入遂居之居于戚蓋輒以子莊父不受也十五年

左傳衛孔圉孔文子也取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惺孔氏之豎小臣渾良夫太子在戚孔

姬使之焉使良夫許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圃二人昏二人太子與蒙不

為婦人服也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相妾以告自稱婚遂入適伯

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與緞從之迫孔惺于廐強盟

之孔氏專政故劫遂劫以登臺衛大駕乘車言不奉衛侯輒來奔孔惺立莊公

蒯聵孔惺欲令逐輒十七年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趙鞅為主言我實請君若太子

來以免志父請莊公求朝或使太子來朝以免我于罪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

以難太子又使椽訴父欲速之夏六月趙鞅圍衛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衛人出

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襄公子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辟蒯

辛巳石圃

衛卿石惡從子公欲逐石圃

因匠氏

公使匠久不休息

攻公公入于我州

邑已氏戎人

初公

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

莊公髮也

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活我吾

與女壁已氏曰殺女壁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壁衛人復公孫渡師而立之十二月

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靈公

執般師以歸十八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衛侯輒自齊復歸二十五年褚師氏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奉

彌以作亂謀以攻公乃適城鉏

近宋邑宋南近越

二十六年叔孫舒

武叔之子

帥師會越臯

如后庸

越大夫

宋樂殺納衛侯

文子即彌牟

致眾而問焉重賂越人申

重

開守陴而納

公開重門而嚴設守備

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公于黜也

遂卒于越公羊哀二年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

有父也

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

三年傳曰曼姑

衛石曼姑

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

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

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奈何不以父命辭

猶不從也

王父命以王父命

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

不以家事

以父見廢故辭議不立是家私事

辭王事

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

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

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胡氏

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

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

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

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

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至其國乃從輒之

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

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

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

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
 亂其罪皆見矣三年傳曰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
 輒若可立則蒯瞶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
 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蒯瞶得立然
 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
 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
 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
 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
 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社註國逆而立之曰入林註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

故曰屬辭比事在秋也襄三十一年左傳莒犁比公犁比莒子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為世

子又廢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為君去疾奔齊昭元年左傳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于齊羣公子怒展與故召欲立之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雖

納去疾莒人先名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展與奔吳十四年莒著即公去疾卒郊公著即公不感國人弗順欲

立著即公之弟庚與莒共蒲餘侯莒大夫惡公子意恢莒羣公子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

子鐸亦羣公子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

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違庚與於齊齊隱黨

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二十二年齊北郭啟齊大夫北郭佐之後帥師伐莒莒子共公將

戰苑羊牧之莒大夫諫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地齊侯伐莒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二十三年烏存莒大夫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昭元年胡氏曰天下

國家定于一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自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

與乃昔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昔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昔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其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號之會元展與無列然

訴魯取郟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

桓十五年許叔莊公弟也入于許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左傳隱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僖公以許讓公以其土地讓與齊

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

鄭人鄭伯莊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鄙也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自有許國乃使許大夫名百里

者奉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見不全得國也曰天禍許國言上天降禍於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鬼神實怒許君而不得自逞其志而

降之罰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於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同姓羣臣不能共給億

安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共叔不能和和協叶而使餽餽也其口于四方使叔

食於四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謂百其奉許叔許莊公以撫柔撫綏此民此許東也

吾將使獲鄭大夫也佐吾子佐助百里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天其以禮悔禍于許

言天加禮於無寧也茲此也許叔居許東偏許公復奉其社稷許莊公復還國而

鄭國之有請謁言也焉如舊昏婦之父媾重昏曰媾媾其能降降心以相從也從鄭

告無滋他族無生他姓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處此許地以偏害鄭以與我鄭爭此許國之土地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若他族處此相偏害則我鄭國之子孫救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禮齊以享許乎况

能禮祀許之山川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言我之使許叔不唯許國之為不唯為許國之禮祀亦聊以固

吾圉也亦賴汝以固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許西偏我

死乃亟去之我先君新邑於此鄭自桓公受封至莊公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

失其序鄭與周同姓諸姬之子孫日失其次序夫許大岳禘農之後之亂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王室

孫失序則天孫周德可知吾其能與許爭乎爭為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得伐叛討貳存桓

十一年鄭莊公卒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僖四年許男新臣即許叔卒桓十五年穀梁

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

書曰歸同胡氏曰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即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陰宗廟孰能與之爭

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昭十二年齊高偃高偃玄孫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是齊景公有志於復霸

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以殺公之外嬖北

燕伯歎出奔齊六年齊侯景公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言北燕

得入齊侯燕人賂之反不克而還不克納簡公而歸十

二年齊高偃納燕伯歎于唐陽即唐燕別邑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公羊曰伯于陽者何

公子陽生也子謂孔子曰我乃乃是知之矣時孔子年二十三其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刑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也更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

文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者為之雖

其詞則邱有罪焉爾其罪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邱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云爾穀梁曰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

不名何也據義不可受則應名而絕之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公子遂以去公子為挈燕伯以書名

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但去燕伯則為挈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偃挈之也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杜註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

與師見左傳秦晉伐都秦楚界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

子于頓為頓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圍一

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國陳使胡氏曰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

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

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

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杜註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法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與

者廣所害者文十三年左傳邾文公卒十四年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

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

于新城且謀邾也謀納捷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

曰齊出糶且定公齊姜所生長宣子曰辭順立適以長故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傳言宣子聞義而服公羊

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

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糶且齊

出也出外孫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糶且也六指手指四六俱不得天之正性一云接菑猶人之四指糶且猶人之六指言此

者喻皆庶子矣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糶且也長卻缺曰

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

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穀梁曰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

轂五百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餘猶瀾地千里過宋鄭滕薛猶遠入

于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謂時邾已立糶且也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

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糶且齊出也姊妹之糶且正也捷菑不正也胡氏

曰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因而反則

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

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

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傳

莊三十二年胡氏曰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大公望之子伋

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盾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

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莊十九年左

傳初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其母嬖故有寵為國為之師莊王使為國為子頹師

及惠王莊王孫即位取為國之圃圃也以為圃苑邊伯夫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

邊伯之宮室以益王之宮室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而收膳夫也秩石疎也故為國邊

伯石速魯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桓王子莊王秋五大夫

石速士也故不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邑五大夫蘇子頹以奔衛

公亦抗莊王以入國者與周不衛師南燕伯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公和

室與惠王子頹為和不能執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

王及鄭伯入于鄆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王子頹既立乃為焉

國等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號叔叔號公字曰奸王之位謂奸

犯惠王而禍執大焉天下之禍難臨禍忘憂子頹當王室之禍憂必及之必有殺戮之憂及乎

其盍納王乎號公號叔之父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齊命鄭號于弭鄭夏同伐王城

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子闕象魏西辟

鄭厲公以惠王復辟故為亦備六代之樂樂及徧舞樂原伯原莊公也曰鄭伯效尤

厲公卒○僖五年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哀王惠王謀寧周也將廢太子鄭而

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弟有寵于惠七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難

以定其位謀定世子以安周室也謀定世子以安周室也七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難

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謀王室之難也襄王定

位而後發喪會洮還而後王位定十一年揚拒泉臯皆戎伊錕之戎諸雜戎居伊水同伐京師

王子帶召之也召戎欲因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二十四

年左傳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未及立子帶而惠后先死昭公奔齊在十

王復之在二十又通於隗氏王所立王替廢也隗氏頹叔桃子二子周遂奉大叔王子

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周禮王之御將禦之王曰先后惠后其謂我何誅大叔恐寧使

諸侯圖之蓋不欲親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國人納襄王于秋頹叔桃子奉大

叔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二十五年秦伯穆公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於晉侯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仇為平

室而信宣於諸侯勤王之信義今為可矣今機會為晉侯辭秦師而下晉文辭讓秦

晉師順流而下以納襄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隱城

隱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拔也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

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謂適夫人以長尊無與敵不以賢立子謂左右騰及

以貴位有貴賤又防其同不以長禮適夫人無子立右騰右騰無子立左騰左騰無子無子立左騰姪弟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

愛桓何以貴母貴桓母右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以母秩母以子貴姜子立爭為夫胡氏曰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

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

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緇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隱上

年左傳羽父公子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欲為隱殺桓以公曰為其少故也為桓公

吾將授之矣吾將以君位使營菟裘魯邑不欲復居魯吾將老焉羽父懼以隱

從而懼禍及已反譖公子桓公而請弒之謂隱將殺桓請為桓十一月公祭鐘巫鍾巫齊于

社國館舍于為氏魯大壬辰羽父使賊弒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

弒君之罪如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莊元年左傳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

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則子不忍即位也胡氏曰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

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

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

矣桓十八年胡氏曰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復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不為不强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正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公薨般即位慶父使榮賊般又曰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閔元年左傳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倍叔也對曰慶父莊公材蓋欲進其庶兄同母兄問於季友公子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欲立般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即喪次于黨氏魯大夫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焉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國人幣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季友奔陳立閔公莊公庶子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穀梁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蓋般為閔兄尊之非君也謂般未踰年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胡氏曰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

閔公之幼左傳杜註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朱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溢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公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閔二年左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齊女子也故齊人立之欲立其所出○僖元年左傳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下齋魯大夫也賊殺公子武闈宮中小門成季以僖公成風之子適邾共仲奔莒慶父殺般又殺閔公乃入立之季友乃以僖公入魯立之為君僖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僖公者閔公庶兄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閔二年公羊曰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僖元年穀梁曰繼弑君不言

即位正也胡氏曰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子邾慶父出奔
 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閔二年左傳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
 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
 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
 臣之義今信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
 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
 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宣元年左傳季文
 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位未列於會于平州齊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故以賂請之
 殺之與弑君同故胡氏曰魯宣公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
 公與齊會而位定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魯人以此
 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
 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者

秋所以作也○哀二十七年左傳註哀公注孫魯宣公立悼公哀公

宣三年左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燕姓夢天使與已蘭香曰余為伯儵南燕余

而祖也以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愛之如是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

之與之蘭而御之以蘭與燕姑使薦寢御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

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信

年石癸鄭大夫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姓宜為姬配耦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姑姓

為后稷如周是以典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極

寵可以極時其寵愛與孔將鉅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鄭祖而立之以與晉平此以上並信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子弑其君夷鄭靈公穆左氏曰鄭人立子良穆公辭曰以

賢則去疾子良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也○成九年左氏曰鄭伯悼公弟

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晉別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執鄭伯鄭不

出師以圍許蓋示晉以不執君為急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

緩也晉使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

晉必歸君

晉恐鄭別立君而執一人無益必歸鄭伯

十年鄭公子班聞叔申即公孫申

也之謀三月子如公子班

立公子縡夏四月鄭人殺縡立髡鄭成公子

子如奔許樂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辛巳鄭伯歸鄭伯

討立君者戊申六月殺叔申叔禽申弟○襄七年左傳鄭僖公髡之為天子也於成

魯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子豐穆公亦不禮焉及其元年鄭

元年魯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盟于郟子駟相又不禮焉侍

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郟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僖公生五

年奉而立之

僖十七年左傳齊侯好內好女也多內寵長衛姬有衛二姬故生武孟公子無虧鄭姬生孝

公公子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天子雍巫雍人名巫有寵於衛共姬長衛姬

因寺人閻貂名貂者有寵於桓公以薦羞於公易牙因之而薦食味於公羞食味也易牙善烹羞故以滋味進亦有寵公許之

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內寵之有

權寵者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宋襄公愛齊侯管仲

宋故宋以諸侯伐齊納之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無虧已死

故曰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胡氏曰伐齊之喪奉

少奪長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桓公

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懿左傳齊人

立公子元惠公桓公子懿公兄○襄十九年左傳齊侯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兄子

鬻聲姬顏懿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生光以為太子諸子諸妾姓仲子戎子二子皆戎子嬖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嬖幸故以所生子托之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

常廢立嫡之常不祥間諸侯難間諸侯之列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尊而從而以難犯不祥也又以難成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

遂東大子光廢而從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使微服迎故大子光疾病而

立之靈公疾病而光殺戎子光恐戎子廢已故殺之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大子即位

立光以為君光殺戎子已故殺之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大子即位

執公子牙於白瀆之邱○襄二十五年左傳夏五月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莊公

問崔子問遂弑之叔孫宣伯魯叔孫僑如成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靈公

環頃公子頃公無野惠公子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

隱三年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孔父嘉為宋大司馬孔子六世祖也而屬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

焉蓋以殤公託之孔父使立為國君曰此以下並穆公先君謂宣公穆公之兄也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

忘不敢忘宣公之德若以大夫之靈若以汝之威靈得保首領以沒善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

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無愧悔於先君之前對曰羣臣願奉馮穆公之子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棄德之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廢宣公舉

賢之豈足稱賢豈曰能賢豈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宣公以國讓之德我今我又以國讓不務乎不可

意以此為先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謂孔父當以我意其無廢先君舉賢之功使公子馮

出吾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卒於鄭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饗之不立其子而立弟穆公卒人立宣公之子是謂其子有自來也所以義夫讓也言宣公能以義制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

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杜註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其百祿也則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

前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念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

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末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林註言宣公以義

制命能使其子任荷天祿合此詩之義也桓二年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宋之

不堪殤公爭戰之命孔父嘉為司馬督華父督宋戴公孫也為大宰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公子于鄭

而立之以親鄭因莊公以親睦鄭國隱三年公羊曰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

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莊十二年左傳宋萬即南宮長萬弑閔公莊公于蒙澤地遇仇牧宋卿于門批而殺之遇大

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宋邑公子御說奔亳冬十月蕭叔

大心叔蕭大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

○文十七年左傳春晉荀息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十六年

人弑其君杵宋昭公猶立文公昭公弟鮑而還○哀二十六年左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

高之子得昭公與啓得諸公官未有立焉冬十月公游于空澤宋辛巳卒于連

中館大尹興空澤之士于甲甲士奉公尸也自空桐地入如沃宮宋都內宮名大尹立啓

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即昭公景公所畜公孫周之子也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東

門之外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得又自夢身化為烏味鳥啄也加于南門尾加

于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襄祝名以載

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門尹得樂左師謀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盡

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戴氏皇氏欲伐公謂樂得曰不可使

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

隱五年左傳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心以鄭人邢人伐翼晉舊都王桓

世族大助之翼侯奔隨晉地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西虢君任於王使尹氏武氏皆

翼翼侯奔隨故六年翼九宗一姓為五正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頃父之奔

嘉父晉大夫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別邑前年桓王立翼侯之既晉人謂之鄂侯既

在翼遂以鄂侯別其號桓二年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晉地之後生大子穆侯七年戰

大子命之曰仇意取於戰其弟以干敵地名之戰生穆侯十年戰于敵有命之曰成既

取能成其眾意魯惠公也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

沃伯危不自靖侯高祖父言得貴寵公惠之三十年晉潘父晉大夫

弒昭侯文侯而納桓叔不克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晉人立孝侯昭侯惠之四

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曲沃莊伯弒孝侯晉人攻莊

鄂侯之子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魯隱公五年奔隨其年秋哀侯侵陘庭翼南之田陘

庭南鄙開而導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三年曲沃莊伐

翼逐翼侯哀侯于汾隰汾水邊驂騑結而止哀侯驂騑於木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桓叔之傅

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七年冬曲沃伯武公誘晉小子侯哀侯殺之以計誘而殺

八年春滅翼曲沃之冬王桓命虢仲王卿士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九年秋虢仲芮

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虢仲八年立晉侯于晉莊十六年王僖使虢公命曲沃伯

故以四國伐曲沃武公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僖四年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

夫人事在莊公二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

欲廢大子悼里克未敢廢里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言求

大子祭于曲沃晉侯使大歸昨祭之于公姬毒而獻之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曰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莊二十八年晉侯使重耳居蒲五年公獻使寺人披伐蒲重耳遂出

奔翟六年晉侯使賈華晉大伐屈夷吾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九年九月晉獻

公卒里克不鄭晉大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作亂以三公子之黨在晉

子奚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

卓子驪姬之娣而輔之人以卓子亦獻公嬖婦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晉郤芮郤克祖父使夷吾即惠重賂秦以求入齊臨朋

夫齊大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丙公忌父周卿王子黨周大會齊隰朋立

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伏劍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平鄭里且謝緩賂謝秦以饒

賂不及里故不及充俱死十七年夏晉大子圍為質于秦二十二年晉大子圍逃歸二十三

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命無從亡人重春期而不至約春月無赦殺之無狐突之

子毛及偃子犯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乃殺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晉人伐諸蒲城事在遂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楚子

成王饗之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懷公遣

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晉師從秦命納軍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官文公之祖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在平陽懷

公羊曰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

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

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

死之又曰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然則
 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豫也齊人語若為文公諱也獻公殺申生
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掩前人之齊小白入於齊則曷為不
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
 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僖五年胡氏曰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
 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後世有欲系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
 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九年胡氏曰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
 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
 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羸者十年胡氏曰奚齊卓子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
 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
 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

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携其黨多為之故以
 變其志亦無歎矣○文六年左傳八月乙亥晉襄公文公卒靈公襄公少晉人以難
 故欲立長君少君趙孟趙盾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賈季即狐曰不如立公
 子樂文公子趙孟曰秦大而近公子雍仕秦為亞卿足以為援母義子愛杜祁能讓偏姑季
有寵于文公足以威民是以威服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伯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公子樂趙孟使殺諸郟晉地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
 晉穆嬴襄公夫人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
 求君經杜註趙盾廢嫡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
 而屬諸子曰此述襄公屬託之辭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
 終言猶在耳在宣子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皆患穆嬴之言有理且畏偪且畏
以大義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太子夷臯也初使先文七年胡氏曰趙孟使先蔑
來偪已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皆罪也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

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禍况置

君而可以不定乎○宣二年左傳乙丑九月二日趙穿趙盾之從攻靈公於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晉文于周而立之○成十年丙

午六月晉侯緡景公卒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厲公以為君生立于此

父不父而會諸侯伐鄭○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晉

夫弒厲公使荀營士魴逆周子晉襄公曾于京師時在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抑人之求君所以使出命也

使其君出命今以治國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恭敬事君

神之祈福也此鬼神之所福祐也傳言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

入與諸大館舍于伯子同氏晉大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逐不臣者夷羊五之屬

五嬖於夫盟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慧蓋世不能辨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故不可

立厲公

閔二年在僖狄人伐衛遂滅衛君死國散懿公惠公子初惠公之即位也少

十五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悉於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不可昭伯強之有

乎君母即其事也生齊子戴公申文公名毀戴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

多患也先適齊以避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宵濟夜渡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二

十人蓋之以共滕共及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舍于曹衛下僖之元年齊桓

公遷邾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衛文公戴公立其年大布布之衣大帛厚之冠蓋

諸侯諒務材戶宗廟宮室廬舍訓農通商惠工加惠百工賴敬敬敬重勸勸勉學勉

士授方方百事之宜也任能元年革車兵三十乘季年在僖二乃三百乘蓋招懷逆散故

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文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

而東衛南侵曹伐衛二月晉侯齊侯昭盟于欽孟衛侯成公文子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以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衛侯聞楚師敗晉齊

及楚人戰于城懼出奔楚自襄遂適陳使元咺衛夫奉叔武衛侯以受盟或訴元咺

濮楚師敗績牛出遂適陳使元咺夫奉叔武侯以受盟或訴元咺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十一

三

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元咺子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咺不敢以子殺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夷

叔即叔武夷謚以入守入衛守國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衛侯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

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冬衛侯與

元咺訟爭殺叔武事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瑕適也三十

年秋釋衛侯使賂周欵治厝曰恐元咺距已故賂周治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

咺及子適即公子瑕母僖二十八年公羊曰衛之禍文公晉為之也文公逐衛侯

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三十年穀梁曰衛殺其大夫

元咺衛侯在外待其殺而後入也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也僖二十八年胡氏曰鄭

衛之初歸雖殺叔武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

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

桓十七年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蔡侯弟也于陳桓侯無子故名季而立之季內秋

蔡季自陳歸于蔡為陳所納穀梁曰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襄三十

年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靈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昭十一年經註穀梁曰蔡世

子般弑其君固子奪父政○昭二十年蔡侯廬平公隱太子子卒平公卒大

十一年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

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大夫以大夫失位對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大雅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息也言不懈怠於其職位民之所由安息也今蔡侯始即位即大子朱而適里身將從

之始即君位而長幼齒序所適在卑則其身將從之而卑費無極取貨於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而謂蔡人曰

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

愬于楚楚子平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謂朱也有二心

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楚靈王殺蔡世子有在十一年其子與君同惡平侯與公子比殺靈王故言隱太子之子與君同惡

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曹莊公卒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曹世子也出奔陳微弱不自定赤莊公

歸于曹蓋為戎所納胡氏曰赤者曹之庶公子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羈明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即位 立 納 入

而能斷雖有戎之衆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

成十三年左傳曹宣公卒于師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

欣時二子皆曹宣公庶子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宣公太子而自立也

桓五年左傳陳侯鮑桓公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言文子佗以見佗不當

立殺太子免桓公太子而代之篡也公疾病而亂作當陳侯疾病而陳佗作亂國人分散懼而散莊二十二

年左傳陳厲公躍蔡出也姊妹之故蔡人殺五父陳佗也而立之○宣十一年左

傳楚子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微舒弒君靈公殺夏微舒因縣陳滅陳以靈公為楚縣陳侯成公午

在晉申叔時楚大夫使於齊反曰夏微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經杜註楚莊討陳除

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董公成喪賊討國後故君子善楚復之○昭八年左傳陳哀公元妃媯夫人也鄭姬

咺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

四月辛亥哀公憂患縊于徵師陳大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

也告愬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

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圍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楚大夫為陳公滅陳為縣

使戌為杜註諸侯納之曰歸林註於是楚平王封昭八年胡

氏曰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

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進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十

三年胡氏曰吳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又曰陳列聖之後見滅於

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為天下國家

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襄三十一年左傳莒犁比公莒子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為君去疾奔齊胡氏曰

左氏稱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

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昭元年胡氏曰展與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程子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

昭三十一年公羊曰當邾婁顏邾婁顏公之時天子誅顏而立叔術邾婁顏公之弟也○哀七年左傳季康子欲伐邾秋伐邾處其公宮以邾子益邾隱公也來邾茅夷鴻茅成子邾大夫以來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八年三月吳伐我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求與魯成盟而還乃歸邾邾子又無道吳子夫使大宰子餘大宰討之囚諸樓臺樓臺楸之以棘使諸

大夫奉太子革邾太子桓公也以為政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二十二年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二十四年左傳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邾太子革弟何亦無道

文元年左傳初楚子成王將以商臣穆王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年未也言尚而又多愛黜乃亂也若已立為太子而又黜之乃取亂之道也楚國之舉立也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謹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太子商

臣聞之而未察未辨其信否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莖成王妹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聲也役夫賤者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言汝無禮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謂弒君乎曰能此關

謂忍人也冬十月以宮甲大子圍成王王請食熊蹯熊掌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謚謚之曰靈不瞑言其忍甚未欲而加惡謚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帥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胡氏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

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

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

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頑成王僭王憑陵中國戰

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捨

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襄二十八年左傳楚康王共王子莊王

卒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

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邲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圍弟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

宜必代之呂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成昭元年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

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公

子圍至入問王疾繼絞而弑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邲

之邲敖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對曰寡

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楚靈王即位公子

四年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屈蕩之子圍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

二十八年奔吳楚假大義為齊討慶封故盡滅慶氏之族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慶封自負斧鉞

以為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棄

十五年盟于大宮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

諸侯王使速殺之昭四年穀梁曰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

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君兄之子而代之以為君

者乎軍人粲然感笑皆笑慶封不為靈王服也昭元年胡氏曰初圍之未動於惡入

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弑君以立中國力

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昭四年與會者凡十有二國蔡陳鄭

頃胡沈小邾宋淮夷其臣舉椒舉六王夏啓商湯周二公齊桓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用會

之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不亦

傷乎○昭十一年左傳楚子靈王滅蔡使棄疾為蔡公楚諸縣尹王問於申無宇曰棄

春秋左傳卷之...

卷之...

三

疾在蔡何以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鄭公焉使昭公

不立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縶齊桓公城穀在莊三而寘管仲

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言五官之長專威五細不在庭細弱不勝任亦親

不在外親用之人不羈不在內羈族之人不末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

三年左傳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羣大

職而怨怨啓越大夫常壽過由會所作亂觀起之死也在襄二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故

大夫蔡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子干皆晉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

逃不知其故觀從使子干食使子干居蔡公之坎用牲加書並偽與蔡公盟而速行

已觀從狗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以蔡公將

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曰失賊謂子干成軍言蔡公而殺殺爾何益乃釋之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亡言若能為則如違之則可違蔡以待所濟以待成若求安定則

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且違上謂蔡公何適而可言不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子干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封陳蔡之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干

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遠氏許圍蔡以入楚時

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須務牟史裨楚大先入因正僕大子之人殺大

子綠及公子罷敵祿罷敵皆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先歸國者後者劓

後歸者坐以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訾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羊尹申亥羊尹無字

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以棄疾有當璧之命子干必受其禍子干曰余不忍也

言因棄疾得子玉觀曰人謂棄將忍子將忍於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

矣相恐以乙卯夜棄疾使周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棄疾走告子

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謂棄將來矣言司馬見殺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辱眾怒如水火焉眾怒難犯如不可為謀不可更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

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于于訾實訾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敷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取因詐以為靈王而葬之以安靖楚國之人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

告乃改葬之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欲立為大子不知道從乃大有事于

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

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共王妾密埋璧於大室祖廟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

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靈王肘加焉于于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微見璧紐闕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公羊曰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

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

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比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又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胡氏曰為比者

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貽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

鄉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休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

欲辭而不可得長又曰于于歸自訾見是及棄疾命而召之來川來坎牲如書而

之盟則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大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

中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

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又曰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

為司馬益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昭二十三年左傳註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

○定四年殺梁曰昭王平王之軍敗而逃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父老送之曰寡

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

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

昭五年秦伯景公卒獨營稻以嫡得立也○穆公子康公營○康公子共公稻

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子夷昧子欲因楚喪二十六年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僚母弟二子皆王帥師圍潛楚邑吳公子光闔廬也一名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以弒王告

鱗設諸二十五年伍員所見勇士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吾欲求之蓋

夢生四子諸樊也餘祭也夷昧也季札也而季札賢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弟

比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

王嗣而事若克季子雖至謂聘還 吳子使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堀地 為室

而享王鮪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 寘劍以進遂弑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哀王僚 事生 事闕 廬 以待

天命以待天命 之自定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 適是亂由先人起也 季子自知力

不能討光復命復使命 復位而待 復本位 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昭二十七年胡氏曰公子光使專諸弑之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

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

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

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定四年左傳吳入郢楚都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 處楚王宮室

吳王子吳王子 吳王閻廬 處令尹之宮 夫蔡王 子山 叔父 欲攻之 怒其軋已 懼而去之 夫蔡王入之 尹宮

也申包胥楚大 夫 如秦乞師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入敗夫蔡王于沂 楚地 九月夫蔡王

歸自立也自立為吳 王號夫蔡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

襄六年莒人滅鄆五年公羊曰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鄆 後夫人夫人無

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六年穀梁曰莒人滅緡非滅也立異姓以祫祭祀

滅亡之道也緡前夫人莒女生世子巫繒更娶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嫁于莒 為夫人生公子但繒子愛後之夫人故立其外孫莒之公子非其族類

神不歆其祀故言滅非滅非以兵滅也家立異姓為後則亡國立異姓為嗣則滅六年胡氏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

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與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

有其國則一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桓三年左傳芮國名 伯萬 芮伯之母芮姜姜母 之姓惡芮伯之多寵人也以芮伯內寵外寵 皆非賢德之人

故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秦以芮小輕之 故為芮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

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 芮伯歸將欲納之 秦以芮伯居魏故圍魏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

于芮四年執芮伯以歸至 是而納之以困芮也

文十一年左傳邾太子朱儒自安處 邾太子朱儒自安 於夫鍾與邾邾 邾國人弗狗 順十二年春邾伯朱儒 之父 卒

邾人立君太子自安 於外邑故 太子以夫鍾與邾邾 邾邾來奔

昭十二年左傳周原伯綏周大夫虐其與也臣使曹也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

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弟絞奔郊周地甘簡公周卿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成公景公皆過之先

君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丙申殺甘悼公即而立成公之孫鮪

公平

成十五年仲嬰齊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卒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

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公孫嬰齊仲遠之子公孫歸父之弟為兄後是更為公孫之子故不

得復氏公孫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嬰齊孰後後歸父也叔仲惠伯傳

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

宣謚臧孫者相也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

也許也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

徐者皆共之辭也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

由父疏之也此蓋仲遠之子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胡氏曰嬰齊者公子

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

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

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襄二十三年左傳季武子即季孫宿無適子公彌公

長而愛悼子統也欲立之訪於申豐季氏屬大夫曰彌與統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難

立少故言欲立有才者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猶必將具敝車而行已

將具敝車而乃止立統訪於臧統臧統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統

去不敢與聞立統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命設重席於新樽潔之召悼子降

為客為上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命設重席於新樽潔之召悼子降

逆之臧孫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禮畢而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廢子之禮季孫

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公鉏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舍也恪謹居守季

孫喜使飲已酒使公鉏為武而以具往季武子以享燕盡舍旃盡棄其具以與故公

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季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騶

豐點好羯孟莊子之廢子孺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再三豐點再三為羯從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即位 立 納 入

立 納 入

立 納 入

立 納 入

立 納 入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言孟孫死孺子秩為其長子固所當立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

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也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口曰

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

故以此且夫子謂孟之命也遂誣以為孟莊子之命遂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藏

藉除於臧氏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魯南城東門之闕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鑄國生賈及為而死鑄女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大馬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為宗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

不為天所弔也言應紇之罪不及不祀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福也非子

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乃立臧為為臧氏後

紇致防而奔齊臧紇得立後乃致其邑而奔齊○經註○昭四年左傳初穆子去叔

孫氏及庚宗魯地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

故哭婦人聞而哭之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糝已弗勝穆子夢天

不能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黑而僂上僂僂深目而駁喙目深而口象猪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

而皆召其徒從無之穆子夜夢既旦皆台其徒黨而視之無一人相貌名牛與所夢相似且曰志識之及宣伯僑奔齊

成十年宣伯曰魯以先子宣伯先人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名女何如對曰願

之久矣兄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念言成十六年左傳宣伯魯人召之不告

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卿襄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

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能奉雉而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

其名號之曰牛試號其名曰牛以驗所夢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子

以牛應夢故寵愛之長使為政齊大夫子明也知叔孫與叔孫相親知於齊歸未逆國姜孟仲子明

取之故怒其子孟丙長而後使逆之田於邱猶穆子田獵於邱猶之地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

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欲使從已不可孟不肯叔孫為孟鐘為其子孟丙鑄鐘曰爾未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

也饗大夫以落以殺猪血之及賓至聞鐘聲叔孫不知享賓牛曰孟有北婦人國姜

之客謂公孫明蓋豎牛投穆子所忘謂孟丙享公孫明以落鐘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

強與仲盟不可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不郊

卒三日牛立昭子豹之庶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仲士聞父喪而來南遺季氏家臣四

使國人助豎牛以攻攻仲諸大夫庫之庭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官射之中目而死昭子

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袖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將以赦罪昭子

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丙仲士之子殺諸塞關齊魯界上

之外投其首于寧風齊地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立已不可能也據

所善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大雅云有覺德行覺直

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昭二十五年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昭伯從弟竊其寶龜使

向也功出以下為信與僭不信也以下所為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

代家昭伯問家故事也盡對及內子昭伯妻與母弟叔孫則不對若再三問不對歸

自晉昭伯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對至次於外而察之昭伯懷疑不入其家乃皆無之

他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邑大夫使為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焉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

使五人以戈也楯干杖諸桐汝名里之間蓋杖兵以伏於桐汝之里門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

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藏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公孫平

子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僕句名龜不余欺也言不信果驗傳言卜

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崔杼先取妻生而寡特也偏娶東郭姜事在二

生明東郭姜以孤無父夫之自隨蓋東郭姜以先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東郭姜相崔氏

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蓋崔杼既取姜遂以姜崔成有疾疾惡而廢之而立明

昭十九年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幼其父兄立子瑕

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

立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問駟氏何故駟舍子而立叔駟

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

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天瘡小短昏未名曰昏此折昏相繼而死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

弱其一二父兄懼像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抑天實剝亂是言天自欲亂駟氏吾何知焉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兵戈之亂猶憚過之

他人猶畏憚不況敢知天之所亂况天意之所欲剝亂敢過而知之乎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敢知駟氏鄭臣也鄭君尚不敢與其事其誰實知之鄭之諸臣又誰敢與知其事平邱之會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

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

辭容幣而報其使遣人報晉人舍之晉人置之不問衛言子產有辭

桓二年左傳宋督華父督宋戴公孫也末攻孔氏殺孔父孔父嘉孔子六世祖昭七年左傳

為宋督所殺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會于稷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以

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魯君受賂立華氏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妾也

哀二十七年左傳悼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將門攻鄭門知伯

謂趙孟入之對曰主謂知伯在此言主在此知伯曰惡貌醜也而無勇何以為子簡子廢

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魯而立義子故知伯言其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

攝位讓國無君

事類

傳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穀梁曰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王桓

在喪故曰無君平王崩

隱元年左傳春王周言周以正月言周正月以見建別夏殷正月子且別夏殷也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

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隱公不元妃杜註言元妃明始嫡夫人也林孟

公將讓國於桓公故假攝君事也惠公皇元妃註元大也嘉耦曰妃始嫡夫人也孟

子子宋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繼室以聲子蓋孟子之姪婦也諸侯始娶

先夫死不得從夫謚也則同姓之國以姪婦滕元妃

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蓋手理自然成文字如魯季文有文在其手曰虞之類

故仲子歸婦人謂子我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

于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是以隱公位而奉之

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穀梁曰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

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兄弟後天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

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

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乘之國蹈履道則未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三十一年公在

乾侯晉竟左傳夏四月季孫意如從知伯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退而謂

季孫君怒未怠言魯君怒怒子姑歸祭季孫且歸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公羊曰何

以不稱使我無君也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

襄二年左傳鄭伯論公卒於是子罕公子喜當國攝君

○襄十一年左傳於是子駟

當國攝君

文十四年左傳昭公齊桓公子潘卒舍昭公即位齊商人桓公子懿公弑舍而

讓元商人元齊惠公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則恨多將免

我子爾為之言將復殺我

隱三年公羊曰宣公宋宣公穆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

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公之子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

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

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

也終致國乎與夷○僖八年左傳宋公桓公閔公弟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

夷茲父疾兄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以宋國讓仁孰大焉

仁愛之道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嫡子以長順也遂走而退言畢遂走而退九年左

傳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故魚氏世為左師子魚之後以王父字

為氏故曰魚氏其後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子孫世為左師之官 ○昭七年左傳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其祖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 孔父嘉孔子六代祖

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

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衛大夫奉叔武衛侯弟 奉使攝君事以受盟

公羊曰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文公晉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叔武訟治於晉文公 衛侯令白王者反衛侯

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 ○僖十八年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文以國讓父兄子弟諸伯父叔父兄弟及朝眾及在朝之臣曰苟能治之能治衛國之事

燬衛文請從焉請從其後也眾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衛邑 蓋衛文公以讓國激怒國人而後陳師禦狄于訾婁

無子崩噴奔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在下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

乃立輒聖公沒時我若有之郕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湖曠之子出公也 聖公適孫

桓九年曹伯桓使其世子射姑莊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公羊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在齊者會齊世子光伐鄭序諸侯之上也世子代朝明亦合譏世子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譏穀梁曰

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謂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伯之命可也尸子曰夫已止多乎道止

伯使朝之命則合道多矣胡氏曰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逐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

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

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成十三年左傳曹宣公卒于師公會晉齊宋衛鄭曹邾滕伐秦曹人使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攝位 讓國

無君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二子皆曹宣公庶子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宣公而自立也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

告罪於子臧且請留子臧乃反曹國而致其邑私邑於成公不食其祿十五年晉侯厲執曹伯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書有之曰聖達節禮節也聖人應天順

禪夏殿周繼湯武革命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睽敢失守

乎遂逃奔宋昭二十年公羊曰曹伯廬宣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伯

廬公子負芻喜時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

遠巡而退昭二十年胡氏曰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

謂子臧是也

昭三十一年公羊曰何賢乎叔術邾費頹公之弟也讓國也當邾婁顏之時天子誅顏而立

叔術鮑廣父梁買子愬顏夫人者嫗盈女也謂此嫗是盈姓之女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

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

其所為有甚顏為顏曰夫人時者也盱勿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命之有

珍珍之食盱必北取足焉夏父曰以珠猶曰以彼物人夏父自謂也未足而盱有餘叔術

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

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為父兄者

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故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

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言叔術本欲讓邾有誅顏天子在爾故當此之時邾

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猶曰何故死吾天子乎以違生時命而立夏父故也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

哀六年左傳楚子昭在城父將救陳吳伐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命公

子申子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皆子五辭而後許子皆

不肯而後許王以立將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子

從君之命順也從命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密發閉

塗不通外逆越女昭王之子章惠立之而後還

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既除喪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將立季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久不義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立事在成

十三年將立子臧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為也子臧遂奔宋不肯為君以成曹君成十六年晉歸曹伯君子

曰能守節君義嗣諸樊適子故曰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

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襄三十一年吳子夷昧一使

屈狐庸巫臣之子也七年適吳為行人聘于晉通路通吳晉之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札季子

其果立乎巢隕諸樊一名過子過伐楚門于巢卒闞戾戴吳餘祭二十九天似啟之

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言此乃諸樊戴吳之天命當死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

夷夷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襄二十九年公羊曰何賢乎季

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

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近起也倉卒意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

兄送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弟飲食必祝曰天贊

有吳國尚遠有悔也各於子身故謂也既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昭

爾五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於也之季子使而反至而意之

爾闞戾謁之長子先也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

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

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

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

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闞戾殺僚在昭二十七年襄二十九年胡氏曰何以不稱公子吳子使札

聘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

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

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

之志矣乃狗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

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

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莫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八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收且矣梁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辭乎

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讓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若仲尼亦賢季札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吳子使札來聘比於楚椒楚子使椒秦術秦伯使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咸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脩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

六經傳新求

卷七

攝位

讓國

無君

完

